

書

傳

補

商

書傳補商卷之十一

桐城戴鈞衡述

洛誥

周誥諸篇惟洛誥最難解傳外言人人殊一二達儒釋其可知者闕其所不可知其所不可知者不委之脫簡則歸之誤文而傳會穿鑿之士遂欲塗改經文移易前後又或雜取他篇之文羈入強解爲說逾多亂經益甚竊謂尙書當秦火後伏生口傳昏眊記誦不能無譌孔壁古文類多奇字安國讀以今文舛戾或有又復竹簡叢穴稍亂卽乖加以易篆爲隸輾轉

沿失先儒所謂脫簡誤文誠哉不免今欲一一疏暢
昭朗勢必不能然而稽古求通卽經索解必將擲長
疵善俾大信開明人可誦說又必準理揆義掇除謬
悠雖吾之所言非必古人之言也而逆之以心通之
以義苟不謬於古人則古人之所許也是篇宋儒闢
漢儒者二事一日復子明辟一日命公後惟告周公
其後漢儒重師承宋儒主義理偏守師承多乖大義
空疏義理恆病無徵二者擇善而從勿有拘執復政
成王秦漢以來師承舊說也不容概乙惟復子明辟
實非復政之詞而踐位攝王尤齊東安處謬誣之論

不可不辨周公畱後治洛傳無明文而畱洛七年尤爲影撰解爲册封伯禽雖若近鑿而於傳有徵於經不悖固可從也若夫篇中次第孔氏不明無論已傳亦明而未當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自洛還鎬告王之辭也

太保取幣作誥致王正由周公歸鎬以奉王此卽其意

傳第言告王而

不辨是時周公在洛在鎬子小子其退卽辟於周命公後成王許公往洛之詞也傳謂王將歸鎬畱公治洛不知其意謂王與公何時至洛將所謂王肇稱殷禮下至罔不若時云云爲王與公已在洛相告答乎抑猶在鎬相告答乎以爲在洛則往新邑汝往敬哉

之文萬不可通以爲在鎬則經不應於至洛絕無一語一事而忽記王將歸鎬畱公治洛之言且下文王在新邑烝祭歲如傳說則是歸鎬復來夫前果至洛以後此至洛證之不應無事有事不應不書無事不應至洛王之至洛經無明文公之畱洛傳無別據而謂王一歲兩至洛公畱洛凡七年其可信乎孔氏類達謂周公既營洛歸向西都是知王肇稱殷禮以下爲公歸鎬之言而謂戊辰以上皆西都所誥則無以解周公王命子來孺子來相宅佯來毖殷之文

孔於王命

子來謂來居臣位爲太師於孺子來相宅謂少子呼成王之辭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云云於佯來

斷斷無疑往復致書不應開口便言歸政蒙意此實
是復命于王之語下文王如弗敢及天云云及誕保
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乃周公攝政歸政之確證漢
儒知周公實有攝政復政之事遂誤以此復字爲復
政又以經無政字遂解復明辟爲還明君而撰爲踐
祚攝王之語而不知其誣妄悖戾也蘇軾林之奇謂
復子爲還政于
成王明辟爲君道自此明于天下是知復政之實有
其事又知復明辟之不可割爲復政兩取其說而曲
解之割明辟二字另釋攷以復子明辟爲還子明君
進退無據不可從也

始見於王莽時經生之言莽傳元始五年十二月羣
臣奏太后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成王加元服則

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

言我復子明君也莽賊居攝假託元公當時小人傳

會其事故其奏太后引書此語而解之云云王莽傳云莽色

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燕與承其意旨而顯

奏之又因師到欲與文章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

疑或蓋莽之篡竊無不託周公以文之則推求其原

還子明君之言出於飲鼎之妄說何疑誣亂此經自莽傳始而誣周公以踐位則猶不始于

此也以蒙所稽見于經者則禮文王世子明堂位見

于史者則史記魯世家燕世家見于諸子百家者則

荀子儒效淮南齊俗訓韓詩外傳嘗試論之漢當秦

火之後詔求遺書禮記前後奏上半出漢人撰造最

爲亂雜難以盡信史記雜取諸家亦多不經之說韓
非淮南子韓詩外傳並皆傳聞謬悠之論無足深辨
獨荀子大儒不應信口臆撰如是吾鄉方侍郎謂劉
歆校書時所竄入者以成莽惡此又影響之言未足
爲據蒙意荀卿亦誤解復子明辟之文而信口著之
於書後之作文王世子明堂位者悉本爲說司馬遷
劉安之徒蓋皆誤於荀卿之說者也今以詩書所載
推之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明白無可疑
矣說者猶或斥爲僞篇金縢大誥酒誥梓材召誥固
今文古文皆有者也金縢曰王與大夫盡弁又曰王

得書以泣又曰王出郊大誥酒誥梓材誥天下誥康
叔一皆書以王曰召誥曰王朝步自周又曰旅王若
公此皆未復政時事也成王何嘗一日不在天子位
典禮號令之所出公卿百寮之所奉何嘗一事不由
于成王邪閔子小子成王初立廟祭詩也其言曰遭
家不造桀焚在疚訪洛成王與羣臣謀事於廟詩也
其言曰惟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玩二詩之意必作于
武王新崩管蔡流言武庚叛逆之際是成王踐阼主
祭明矣安有周公踐阼之事乎是以竹書紀年云成
王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卽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

七年周公復政于王逸周書作雜篇于武王崩後卽
書成王元年二年可本此以斷諸家之妄說而鄭康
成注尙書乃謂大誥之王卽周公多士之三月爲復
政後成王元年之三月是宗葬傳所云居天子位常
稱王命專行不報之言而爲之實其說者悖謬極矣
漢書律歷志于周公攝政七年後大書成王元年此
鄭氏之所本攷漢志本劉歆三統歷改元在復政後
之說蓋歆附會以詔事葬者則居天子位稱
王命專行不報之言亦必出于歆輩無疑也孟子曰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夫武
成經聖人刪定之書孟子猶謂不可盡信况明堂位
文王世子等書不經聖人論定所言悖義滅理而可

舉以亂經邪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子乃肩保大相東土其基作

民明辟

如若也及繼也

荀子儒效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注及繼也管子經重戊魯梁之民餓餒

相及注相及猶相繼也

及天繼天也

繼天出治常語也君傳訓爽日有殷嗣天滅威

及知增知成義非是基始也有開立之義定猶成也

呂覽仲冬以待陰陽之所定注定成也

王如弗敢及天句基命定命句

子乃肩保從孔傳讀絕句保輔也

保之恆見經典者訓安訓定訓養以

恩致之當有輔訓文王世子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是保有輔義保又訓副訓附副附義皆近輔下文公明保子冲子承保乃文祖受言王命民誕保文武受命保亦輔也舊俱訓安失之言王

若弗敢繼天以基國家之命以定國家之命子乃繼而輔之今既大相東土其當親自統政始爲民明辟矣將告卜而先言復政以勉之傳義專主營洛說亦可通第君前臣名以召詰旦曰推之應言爽不言保且以基命定命屬營洛說營洛之事成王親至豐告廟何弗敢及知之有乎余讀此又知周公所以攝政七年者其前爲成王之幼小不堪任事其後則王堅委任於公而不得辭者也觀金縢執書之泣及逸周書成開作雒皇門三篇王與周公問答之言成王非童穉不識事者此經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乃

成王謙退委任之實言先儒多謂不欲斥言王幼不能非也且觀下文公欲告退明農而王堅留之勲懃懇懇此可以知當日之情事矣古者天子崩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周公獨攝政至七年者非公之所得已也七年之內公不敢一事稍委諸王蓋亦未嘗一事不稟諸王於以知大誥酒誥梓材之稱王斷斷爲成王而非周公也說者乃構爲踐阼復王之說不有宋儒出聖人之誣何日洗哉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

獻卜

孔氏穎達曰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詞明其不吉乃改也武王定鼎於郊鄔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義或然也呂氏祖謙曰卜都之意主于商民先卜河朔黎水者因其所安也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并列二卜以聽于天而已卜黎于先者先人後己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蓋周公

之心卽天心也史氏漸曰世或謂周公三卜而後洛
初黎水再澗東瀍西又瀍東皆不若洛之吉豈知澗
瀍之東西卽洛之中也瀍水之東卽洛之偏也同名
爲洛而王城頑民之居不同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
澗澗實周流於其閒天子南向則澗水在洛之右瀍
水在洛之左周公於澗瀍之中營王城以建王宮定
郊社宗廟是郊鄙之地今河南是也又循左越瀍水
東營下都名成周以居殷民今洛陽是也二城相距
十有八里案黎水澗瀍之卜傳本明晰補以孔呂史
三家之義更詳二卜皆召周公以爲己事者王氏

充耘曰周召奉王命以作洛二人同功一體不容分彼此於其間以事實言之則召公得吉卜而經營自周公遣使言之則爲周公卜宅而營洛也此論最通
年來以圖及獻卜猶云使來以圖及卜獻倒文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
休公既定宅年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
以子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時成王在鎬周公在洛王得公所獻圖卜而復公
之語也來相宅者順公所在而言猶上文年來順使
者所至而言也作周匹休孔謂配天之休傳謂配周

命於無窮以後文兩作周與上下文兩敬天之休例

之孔說爲是

呂氏祖謙曰營洛實配宗周其作我周

與詩作豐伊匹之

以與也

見盤庚大雅下武箋曰書

臣同福祿也此以當訓與之證

言公既定宅發使來示予以卜既休

且常吉則我二人共當此美公其與我萬億年敬天之休矣拜手稽首誨言者盡敬以謝誨言也誨言蓋卽上文作民明辟之語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成秩無文

此下至無遠用戾周公既定洛邑復還西都告成王之詞也玩子齊百工倅從王于周往新邑汝往敬哉

之文自見殷禮傳訓盛禮卽下文所云將禮宗禮也
咸秩無文王氏引之曰咸秩無文傳云不在禮文則
是祀典所無矣何以異於淫祀乎文當讀爲紊亂也
咸秩無紊者謂自上帝以至羣神循其尊卑大小之
次而祀之無有般亂也漢書翟方進傳正天地之位
昭郊祀之禮定五疇廟祧咸秩無文風俗通山澤篇
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
爲差尙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
玩其語義皆讀文爲紊今案王說精確不易宜從之
若夫定都之初所以先舉祀典之故傳引呂氏論之

詳矣學者其潛心玩之

子齊百工佯從王于周子惟曰庶有事

齊讀如齊小大者存乎卦之齊辨別也古者天子將有大祀必先習射于澤宮以選助祭之臣此時王往成周舉行祀典百官不能皆從故周公必辨別其能駿奔走者使從王往庶眾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人于祭祀皆曰有事言子將辨別百官使從王于成周子惟告之曰爾眾皆有事於新邑者若夫祀典之設勉勵百工之言則教王親自命之如下文所云也傳云庶幾其有事謂公但微示其意夫王往新邑舉

行祀典何不可爲百工言而必謂公微示其意不亦
出乎

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丕視工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傳義以功作元祀卽指見在之臣言於義未安分丕
視功載另節解以公私云云下汝字仍指成王亦覺
蔓衍陳氏櫟曰作元祀者所以報功臣于既往丕視
功載者所以勵功臣于方來此意是也聞嘗由其說
推之兩命字承上百工言記紀也追述之意作造立
之言詩天作疏作弼重也爾雅釋詁文又說丕語詞
造立之言

教效也

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效也攷伏生大傳云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工悉盡也學效也傳曰

當其效功也于卜洽邑營成周改朝朔立宗廟敘祭

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

莫不依紳清冕以奉祭祀者其上莫不自悉以奉其

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

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據大傳是今文尚

書教作學古教學字蓋通用故廣雅云學教效也

工讀曰功言新邑舉祀予既辨別百工使從王往今

王當就命之曰紀先臣之功可宗者以其功造立元

祀惟命之曰汝諸臣受命篤厚重申視此功臣載誓

乃汝其當盡自效功矣能效功他日亦得與於功載

也當時所謂功宗者蓋號叔闔天散宜生泰頤南宮

括榮公太公諸人也此三節周公教成王修祀新邑

當以先王功臣從祀定爲祭典卽因以勉百工之詞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
其絕

孺子舊皆以爲幼少之稱朱氏彬曰古人親愛之詞
多以幼小稱之檀弓舅犯曰孺子其辭焉秦穆公弔
公子重耳曰孺子其圖之左傳欒盈將叛曰今也得
樂孺子何如皆親愛之詞非專斥其幼小也孺子其
朋宜依孔氏作愼其朋黨說後漢書爰廷上封事曰
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是漢以來相
承古說傳承上作論功行賞不可私文外增義非是

始欲欲云云者言小人初近若火初微其所灼燂將次第而不可撲滅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子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悼大成裕汝永有辭

厥若彝及撫事如子傳謂公戒王順國事常如我爲政之時蒙意周公不應自誇如是且與上文不接竊謂若彝撫事仍屬百工說上文戒王慎所與謂小人不可近此則言賢臣當用惟猶乃也

見盤庚 以使也

見庚

嚮木作向僚官也有僚猶有虞有夏之有助詞也倅嚮卽有僚依孔讀五字句傳割倅嚮二字句訓使

百工知上意務非也明作有功王氏念孫曰明勉也

明與孟古同聲通用

大戴禮志篇曰明孟也禹貢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爾

雅孟勉也勉謂之孟亦謂之明明作有功言勉作事

也下文曰公明保子冲子言公當勉保子冲子也顧

命曰爾尙明時朕言言當勉承朕言也言小人不可

近其能順常道及撫安政事如我者乃使在周爲官

往此洛邑使各向就其位明作其事以期有功厚大

其心以成寬德則汝其長有休稱矣此二節因勉百

工而告以遠小人用賢能之詞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此一節更端之語公欲退老將告王以御諸侯輔民
彝法先德先呼而責難之詞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
日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日不享惟事其爽侮

蘇氏軾曰小人賄以悅人必簡於禮公戒王責諸侯
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乎物而不役志乎禮則諸侯
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公特言之春秋傳曰
晉趙文子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晉穆叔曰自
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
以弭兵王而賄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

貨取方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
于亡周公之戒至矣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彝汝乃是不獲
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子不敢廢乃命汝
往敬哉茲子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頒朕不暇呂氏祖謙曰周公之於民至矣然治道先
後之序蓋亦有不暇爲者故屬成王頒布我所不暇
爲者于天下也于往也乃是之乃訓猶若見盤庚乃時

之乃訓猶則王引之曰乃與則同盤庚我乃躬殄滅

民而懼戎晉之無遺育左傳引作則左傳則可以威
語則作乃 篤誠也篤敘者誠信敘次之意武王稱

正父者蓋以撥亂反正故名之猶寧考也明農孔疏

引大傳以證退老之義甚確伏生大傳曰大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

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

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

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鄭

注上老父師庶老少師也周公致仕當爲上老故曰

明下文公無困我觀漢書所引皆主王畱公不許退

老言則此爲公告退明矣彼指新邑言緊承汝往說

下周公言汝惟冲子當頒布朕所不暇行者聽我之

教往輔民彝汝若是不勉則是不能久長哉果誠信

次敘乃正父之道無不如我則人無敢廢汝之命汝

往新邑其敬哉茲子其退老以明農哉往彼新邑能

裕我民則民無遠皆用來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

此下至四方其世享成王答周公之詞是時王與公

同在鎬也明勉保輔

但見上

稱舉行也

逸周書祭公公稱丕顯之德注

稱舉行也怡

見康

揚續

爾雅釋詁

恆

遍也

詩生

民毛

傳

居師安處其眾也王言公勉輔我沖子惟公舉行

大明之德故予小子續文武之功烈上以奉答天命

下以和遍萬方之民安處其眾也傳多未合

博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

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勒教子冲子夙夜
誌祀

宗讀曰崇

書牧誓是崇是長漢書
谷永傳作是宗是長

無文無紊也

見旁

作穆穆迓衡不迷江氏聲曰旁溥也

說文

穆穆美也

爾雅釋

旁作穆穆當絕句

大傳云孔子曰吾于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

下勤施上下旁作
穆穆至于海表

稱上曰衡

文選六代論注引鄭衡
法尚書云稱上曰衡衡

所以取平也法度之器以喻政柄云迓釋文云馬鄭

王皆音魚據反則馬鄭王本作御漢獻帝禪位詔引

作御衡不迷則作御爲是御衡不迷四字句言公之

德光于天地施于四方溥爲穆穆之美化操御平天

下之衡不有迷錯也案江說近是攷楊雄劇秦美新
亦有旁作穆穆之文又大傳略說載迎日之辭曰維
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
惟子一人某敬拜迎日于郊是旁作穆穆漢儒舊讀
不獨江所引也迂本作御經傳御誦多通用迂又誦
之俗體經蓋本作御衡孔
傳讀誦
遂改耳江取漢詔讀御衡不迷句是也傳讀迂衡句
訓迎太平以衡作太平不免牽拉文武勤教謂公常
以文武之道勤教我也王言今將惇崇大禮舉秩元
祀咸以秩序無有紊亂非子冲子所能也惟公德明
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溥成穆穆之美操御天下之

權衡而不迷惑又以文武之道勤教我故我冲子得
爲社稷宗廟主夙夜慎所祀也向非公德如是予亦
安能必祀乎此蓋因公告以肇稱殷禮云云故言所
以能舉斯祀者皆公之德也傳分惟公德以下別爲
節使惇宗三句上下無屬而夙夜必祀之言亦若無
著矣

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

朱子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無不若是以上所稱
也案傳言公之功輔我啟我者厚矣常當如是未可
以去義誠明晰今取朱子之說作王咏歎公之功德

以了上二節之意下文乃王將往洛命公同往堅留
不許退老之詞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傳以周爲鎬京以命公後爲畱公治洛攷是說始于
史丞相浩朱子嘗稱之然周公畱洛經史百家俱無
明文信如是言則是時王與公均已在洛上文無一
至洛之語及居洛之事不應此忽記王將歸鎬之言
况後文王在新邑烝祭歲是王初至洛行祭確證不
得云此時王已至洛旋歸鎬又來洛也當以孔傳周
訓洛邑爲是

上文作從王于周之周與此同第訓退爲退坐謂退坐

之後便就君子周穿鑿可笑竊謂退去也

禮檀弓君退往退去

也儀禮鄉飲酒禮主人退注

退猶去也又玉篇云退去也猶言往也予小子其退

卽辟于周九字句命公後漢唐諸儒均以爲立公後伯禽蓋因篇末作册逸誥之文以蒙推之此不與後同蓋讀若命彼後車之後言予小子其去就君位于洛邑命公隨我同往也上文公告王往新邑有曰子其明農將退老也故王告之如此其所以必須公往者如下文所云四方迪亂及宗禮士師工皆賴公撫定監率之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

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王氏引之曰四方迪亂未定句于宗禮亦未克救句
公功迪將其後句方言云迪正也四方迪亂猶云亂
正四方也于越也言四方正治未定越宗禮亦未克
安也公功迪將其後者上文云公功棐迪篤下文云
公功肅將祇歡與此並以公功發句此文之相符者
也上文公功言棐迪下文公功言肅將此公功言迪
將此義之相合者也舊讀失之案王說是也迪只作
助詞救撫定也將扶助也

詩樛木福履將之箋將扶
助也烈祖我受命鴻將箋

同又經傳訓扶訓
持訓助訓奉不一

監領也

韓詩云
監領也

傳訓監視義未切

保安也亂讀曰率詞之用也

見梓材

惟讀曰為

見康誥

子至洛所以必命公同往者以四方治尙未定于宗禮亦未能枚賴公之功扶助其後監領我士師工以保安文武所受之民用為我之四輔子小子其有所取法矣四輔承上士師工言謂皆可為我輔弼疑丞也傳云為宗周之輔非是

王曰公定于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定傳主留公治洛說今不從定即公既定宅之定已助詞公功即指定洛之功肅將祇歡敬承欽悅也

公無困哉傳引吳氏據漢書哉當作我是也

公無困我見漢

書元后傳及杜欽傳攷後漢書郊祀志劉昭注引東觀書亦有公無困我之語又逸別書祭公解有公無困我哉之文則哉當作我無疑矣

困我者猶累我一人之意我惟無

數句其康事公句勿替刑句敬懈也

本說文

康尊也

易

康侯釋文引鄭注康尊也又禮記崇瑁康圭康訓高亦卽尊義

替廢刑法也言今者

洛邑公實定之而予往居焉公之功誠當敬奉欽悅

公無求去以困我我惟無敢懈倦其尊事我公勿廢

公法則四方其可世享矣王在鎬答周公之言止此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

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至朕子懷德王與周公同至洛邑而周公告王之詞也玩王命子來孺子來相宅其自時中乂等語可見傳謂周公許王畱洛上文子小子其退云云傳謂王在洛將歸鎬而命公畱洛則是公本在洛而此云王命子來何說也義自矛盾不可通矣反覆推之自此至篇終乃王與公至洛後之言之事保輔也見上受命民統文祖武王而言錯綜其文以見義猶召誥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之文古人立言多如是越與也見大周公既許王畱隨王至洛拜手稽首言于王曰王命子來承輔乃文祖所受天命與民與乃光烈考武王其道無他惟

弘大我之恭敬而已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
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孺子來相宅爲王初至洛之確證惇典傳謂厚其典

章似迂惇勉也

爾雅釋詁文

典法也

詩維清文王之典傳典法也又周禮大宰

掌建邦之六典注亦云法也典訓法則亦訓效法猶
迪訓開道亦訓道德彝訓典常亦訓常時之類古訓
此種亂讀曰率詞之用也

見梓材

作周猶詩文王序所

云受命作周恭先以敬爲先也中又成治也

見召言誌

今孺子來相宅其大勉法殷之賢人以爲四方之新
君作立周邦以恭敬爲先能以恭敬爲先乃可曰其

自是成治萬邦咸被休美惟王其有成功矣公誥王宅洛首以法殷賢及恭敬爲先賢人者治道之所由出恭敬者治道之所以行王者之要莫重於此然既曰宏朕恭乃曰作周恭先則又聖人本躬行自盡之道以資其君宜其言無不入也舊解作周恭先爲以恭敬倡率後王曲矣

子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公羊宣六年傳云子大夫也注古者士大夫通曰子此傳訓多子爲眾卿大夫之證作周孚先與作周恭先一例言子且與眾卿大夫及御事之臣篤厚前人

已成之功烈對答天下之眾所以作周者無他亦惟以信爲先而已公既告王以恭復言自輔以信一人恭于上而萬方黎庶罔敢不恭一人信于朝而百爾同僚罔敢不信此中又咸休之所由來而烈之所以能篤師之所以能答也

考朕罔子刑乃單文祖德

昭子指成王傳謂猶明辟是也此承上文篤成烈而言余之得成我昭子之法度者乃盡文祖之德非子之能制作也蓋善則歸親之意文祖卽文王近漢學家引鄭康成之說以文祖爲明堂博考詳引而不可

通

仲來紘殷乃命寧子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
享子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此數語疑有關文誤字傳謂王使人來紘殷遂以秬
鬯寧問周公攷傳義本蘇氏軾夫上文明曰孺子來
相宅則王已至洛不得謂王使人來稱之曰使人則
必非貴臣卿相紘殷非其所任王賜周公秬鬯周公
自述直言錫言既不得云來寧問我且以秬鬯賜周
公何得曰明禋蘇氏乃謂以事神者事公迂謬可笑
說者又或謂王以秬鬯賜公使得祭于文武其說似

近然下文十二月王始于新邑烝祭周公安得先祭

文武竊謂此乃公以王將舉祭獻秬鬯以供祭之詞

佻來者卽王命子來之謂乃命靈從孔讀三字句命

告也

見金

靈安也禋潔也

國語楚語禋其酒醴注

禮潔也說文禋潔祀也休

慶也

爾雅釋

享獻也宿進爵也

顧命王三宿

則猶而

也

王引之曰則有而義文二年左傳曰刃則害上不

登于明堂言勇而害上者不登于明堂也逸周書

大匡篇作勇如害上如卽而字莊子其視子不敢宿

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則已矣者而已矣也則禋于文王武王十一字句言王使子來戒飭殷民

乃遂告安于祖考子因以秬鬯二卣曰此明潔可以

供祭祀敢拜手稽首慶獻于王王當舉祀子不敢進

爵而禋于文王武王也

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侂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惠篤敘傳云順篤敘文武之道增文武嫌湊竊意惠

仁也

廣雅釋詁文

篤厚也敘順也三字平列有古通或

見盤

庚 違遇也疾惡也違自疾猶言自違疾倒文也殷眾

也

詩溱洧殷其盈矣傳殷眾也周禮大宰陳其殷注殷眾也

兼臣民言舊訓殷人

不可通引長考壽也王侂殷乃承敘句殷亦眾也乃

助詞子子孫也

荀子正論聖人之子也注子子孫也

孔傳得之萬年其

永觀朕子懷德與萬年厭于乃德正對萬年厭于乃

德者言王德之遠可以及于萬年也萬年其永觀朕

子懷德者言能使臣民萬年永觀于其子孫而懷其

德也

此二句孔傳大指不悞傳于上萬年訓此節蓋子孫萬年于朕子訓我孺子失經指矣

周公因告王舉祭而戒勉頌禱之詞言王能仁厚而
順無或自遇疾惡則萬年之後人猶飽于乃德而眾
臣民乃亦長壽考矣不特此也王能使眾臣民順承
其敘則萬年之後人其永觀法我周之子孫而懷其
德也傳分王侔殷下月節非是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

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此下史述成王行祭告廟封侯等事也戊辰依孔疏當爲十二月晦日烝祭歲祝冊立後皆一日事鄭氏康成讀戊辰王在新邑烝祭爲句以歲下屬訓爲明年歲首謂烝祭與告文武非一時案下文十有二月乃總結戊辰以下之詞不應于此中插入來年正月朔日云云鄭說非也孔謂戊辰爲王到日期亦非經言王在非王至烝祭歲之文與戊辰緊接則此時王早至洛但行烝祭告文武封伯禽以戊辰日故特書戊辰耳周公時有歸老之志成王欲堅留公故冊封其子伯禽爲侯伯禽先時之國乃代父就封至是成

王始錫冊命定爲侯耳據左傳定四年祝鮀之語則
誥康叔封唐叔皆在此時經不見者成王尊禮周公
意惟重在封伯禽故曰惟告周公其後其猶之也見盤
庚言告立周公之後也傳謂告周公畱守不如舊說
之長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禋

江氏聲曰王賓諸侯助祭者易曰利用賓于王禋之
言煙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禋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周人尙臭殺

牲取肺膋合蕭與黍稷燔之煙臭旁達故曰殺禋王
賓于殺禋之時皆至于廟矣禋謂用圭瓚酌鬱鬯以

獻尸攷禩有二節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此是灌地降神之禩所謂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所謂先求諸陰也此經之禩乃禩尸耳禮祭統所云君執圭瓚禩尸是也若以此爲灌地降神則時未迎牲何殺之有蓋此祭之始自有灌地降神之禩文不具爾又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注一獻一酌尸也此經禩下卽言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與祭統所言節次正同蓋足證此禩之爲禩尸矣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上文王命作冊逸祝者告文武之冊也此云作冊逸
誥者誥伯禽之冊也左傳云命以伯禽當卽此冊今
不可攷矣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總結戊辰以下之詞陳氏櫟曰前言戊辰而結以
在十有二月明戊辰爲十二月之戊辰言十二月而
繼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明此十二月爲
此七年之十二月也此乃古史紀載倒文法也古無
年號只得表之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之七年亦如
左氏所謂會于沙隨之歲漢梁明年之類耳攝政七

年見于史傳諸子者甚多葉吳雷洛七年後薨之言

毫無依據不敢以爲然也

周公薨年史傳無攷惟竹書紀年載公以成王七年

復政十年出居于豐二十一年薨于豐是復政之後凡十四年而薨不得云雷洛七年也故蒙於

命周公後及誕保文武受命七年之文一主舊說非

私意敢有去取於其間亦推之經文證之載籍而無

不合耳

陳氏櫟不取傳從雷洛七年之說而於告周公其後王命周公後皆仍以雷洛爲言吾友

方宗誠以其意爲然謂雷洛雖無明據下文多士多方皆公雷洛之事罪命亦言公治洛不得謂雷洛爲非子反復推之其義亦通而終從古說者以成王命公雷洛命之可也何必作冊以告于文武乎不如冊立伯禽爲合命諸侯于廟之禮且以堅周公雷王室之志也誕保文武受命云者

保輔也

上見成王之命卽文武所受之命公相成王攝

政七年故曰輔文武受命也夫說經有可以意斷者
有不可以意斷者名分所關義理所係時勢情事所
必有與所必無此可以意斷之然亦不能爲毫無憑
藉之言若夫朝廷非常之典國家稀有之舉賢君聖
相籌畫安危則當時事實不見于經必見于史不見
于經史必見于諸子百家之傳聞苟其絕無據依而
但就經文一二字之可通遂欲徑矧數千年未經人
道之新語恐不足以啟學者之信而轉以亂經義之
真也

書傳補商卷之十二

桐城戴鈞衡述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弗弔見大誥我有周佑命傳謂我周受眷佑之命增受成義竊謂佑命助天命也天命喪殷我周致罰是佑命也終于帝傳謂以終上帝之事帝下增事嫌宄竊謂致王罰勅殷句命終于帝句言我周佑助天命

奉天明威致王者之罰以勅正殷而殷命遂終于上帝也呂氏祖謙曰喪殷實周也而辭若無與者何哉殷得罪於天周奉天討而未嘗有心於其間也討之者無心故言之者亦若無與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人言之則曰王罰非有二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肆語詞呼多士而告之也允罔固亂傳義迂曲王氏鳴盛曰罔薛氏書古文訓作怠卽怙字也左傳僖十五年及宣十二年皆有毋怙亂之語猶怙惡不悛也

允罔怙亂謂信誣罔而怙亂也惟天不畀允罔固亂
八字句謂天不與信誣罔而怙亂者案王說較順下
文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八字句與此正同卽不易固
爲怙亦可通罔亂者無道之行允罔者誠信堅固而
不可諫救者也弼我猶相我也天不與允罔固亂之
殷故一意相我我豈敢求天子位乎其讀曰豈見酒
誥我
其可不大
監撫于時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此緊承上文惟帝不畀而申言其故也王氏充耘曰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卽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之義蓋上文言不畀殷而畀我恐殷民不信以爲周公托天以自神耳天豈諄諄然命之乎但民心之所向背卽天意之所予奪也

我問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此推言夏之失天下商之得天下皆天之畀與不畀也上帝引逸陳氏大猷曰爲善最樂作德日休卽帝之引逸也降下格來也降觀之謂傳訓降災亦降格中應有之義但不得直以降災爲訓嚮于時夏者下

忍棄之之意林氏之奇曰董子云天人相與之際甚
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收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
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
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欲正其亂也自非大
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勉強而已此
上帝降格嚮于時夏之意也傳云示意嚮于桀增字
曲說庸法也楊子大系中首尾信
可以爲庸注庸法也太淫泆有辭孫氏
星衍曰有辭言有罪狀呂刑錄寡有辭于苗春秋左
氏襄二十二年傳云臧孫曰無辭言已罪無可指斥
也此言桀大游蕩有罪狀聞於天也案孫說甚捷下

文罔非有辭于罰亦謂有罪狀傳云雖有矯誣之辭
迂矣上帝引逸蓋古人成言而周公述之故曰我聞
言天之於人每欲導之以安夏桀不肯適於安惟天
猶時時降觀出災異以譴告之意向于夏而夏弗能
法天大淫蕩而有罪狀於是天意不復向夏罔念罔
聞遂廢大命降致之罰乃命爾殷先祖成湯革正夏
命用賢人治四方也則惟厥惟俱助詞吳氏澄曰我
聞上帝於人君好逸樂者引而去之有夏之君若禹
若啟若少康皆以憂勤合天意而不適于逸則上帝
降格眷佑之嚮于是夏至桀不能庸上帝之意大淫

溺于逸樂而有可罪之辭惟是天無復愛念聽聞遂廢絕其大命降致以罰謂夏亡而桀放也案此謂有夏與亡以逸不逸之故釋逸字同洪與全經之例爲合訓引爲引而去之蓋本禮玉藻則必引而去君之燕注云引卻也上帝卻逸亦可通胡氏尙書詳解朱氏尙書句解皆同吳義以傳可通不復易其說也附錄之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此推言殷先王所以爲天所畀者由明德恤祀敬天

澤民也王氏念孫曰恤慎也恤祀卽召誥洛誥所謂
茲祀也配天其澤傳云配天以澤民於其字不合其
猶之也見盤庚不其或稽天之德澤無不覆被殷王仁民如
天故曰配天之澤恤祀敬祖宗也罔敢失帝敬天也
配天之澤敬民也與下文正相反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
喪

此中言殷後王所以不爲天所畀者以其不知法天
敬祖畏民也誕罔顯于天傳訓大不明於天道增道

成義竊謂誕助詞顯讀曰憲

詩嘉樂顯顯令德
中庸引作憲憲

法也

有讀曰又

見大誥

誕淫厥泆之厥語助

見梓材肆

徂厥攸勞卽上

文大淫泆也天顯民祇四字對文林氏之奇曰天有
顯道天顯也下民祇若民祇也不顯于天顯民祇上
不畏天下不敬民也承上文而言殷先王敬天敬祖
宗敬民如此乃在今後嗣王罔知憲法於天況曰其
又能聽念于先王所以勤勞國家者乎但見其大爲
淫泆罔顧念于天道之明顯與民事之當敬者是以
上帝不保降如此亡國殺身之大禍也呂氏祖謙曰
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

于先王勤家則不畏祖宗矣罔顧于天顯則不畏天
矣罔顧于民祗則不畏民矣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此因論殷之喪亡而推廣天道并及當時喪亡之國
也言不明厥德者皆天之所棄不獨後嗣王也凡四
方小大諸侯之國其喪亡者莫非有罪狀于刑罰者
逸周書世俘解云武王遂征四方凡
愆國九十有九孟子亦曰滅國五十傳以惟天不畀
不明厥德仍屬紂說詞重義復與下句亦不相生金
氏履祥曰天之亡人國未有無其故者由此推之今
古皆然又不獨伐紂一時然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
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惟我事不貳適二句傳義牽強此外解者甚多均未
得其真惟蘇氏軾以貳適爲再往言我有事于四方
不再舉而定惟于爾殷則觀兵而歸已而再往較傳
語似順然既于王家我適句增文曲說且觀兵之事
經無明文先儒曾辨其誣不應舉是立說竊謂事征
伐之事也禮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鄭注
事謂征伐又樂記恐不逮事也注事戎事也古征伐
之事多單言事貳再也適往也不貳適卽壹戎衣之

謂我適之適歸也

左氏昭十五年傳民知所適注適歸也

言天命割殷

告勅之後惟我征伐不煩再往爾王家已我歸矣此不可以知天意乎

子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子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卽今也

本爾雅

正殺也周禮曰賊殺其親則正之傳謂

殷地邪惡不正非也周公之意蓋謂爾王家旣我適則爾多士宜承天意歸順我矣而乃從武庚叛子其曰惟爾大無法度我之伐殷非好爾動由乃邑叛故也乃邑叛宜加誅殺之罪子又矜念天今於殷旣大

降罪戾故不復正爾等而但謀遷也大降罪戾謂武
庚死也趙氏佑曰動如盤庚震動以遷之動言以爾
之大無法度我於誅紂時本當卽夷其社徙其人而
我不爲此以震動爾仍使爾得從故居安然而已蓋
子亦矜念天之降戾於殷大矣故不卽有以正爾庶
幸爾自知感悔也言此以起下章見今之遷實懲其
從武庚再叛之惡非得已云案此推原伐紂時不遷
立說亦通

王曰猷告爾多士于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
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遷居西者孔氏穎達曰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爲
居西王氏鳴盛曰洛邑在殷朝歌西南由朝歌至洛
濟河而西故曰遷居西爾有後傳謂有後命增命曲
說竊謂有讀曰或見盤庚不其或稽後遜也木說呼多士而

言予今者遷汝于洛非我一人奉行德意不欲安靜
也是乃天命不可違故我之謀遷不敢或違爾多士
毋我怨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
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子一人惟聽用德肆子敢求爾
于天邑商于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又讀曰有

古二字通用
詳見大誥

言今爾或有言也

顧炎武曰
又曰今本

或作聽察也

國策秦策王何不聽用德察川德也

其曰聽察也聽乎法聽察也

解作聽問非肆子放求爾傳謂求爾于天邑商而遷

之於洛增遷洛云云嫌曲竊謂肆今也

見爾雅

求招徠

也

禮學記曰求善良
鄭注求謂招徠也

率肆矜爾傳謂循商故事矜恤

於爾不惟義迂所謂循商故事者何指王氏念孫曰

率用也肆緩也左氏襄公九年傳肆膏圍鄭杜注肆

緩也正義曰緩縱罪人謂放赦之子惟率肆矜爾者

言我惟用肆爾之罪矜爾之愚而已

肆矜二字連讀
下文天惟界矜

爾界矜亦連讀

不復迪簡在王庭也王告多士言殷先王典

册爾等皆知之矣爾多士或有言曰殷之革夏也其于夏士大則進而歸擇之使在王庭小則有服治職事在百寮者今周何于我等不然不知子一人惟察用德汝等非子所察用者今子敢招徠爾于天邑商子乃用以肆赦爾等矜恤爾等不治女罪已爲恕而尙望迪簡服百寮乎是非子罪乃天命也章德者天之命討罪者亦天之命今不汝章亦不汝討是善奉天命者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于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四國管蔡商奄也

見破斧詩註

伐四國而獨言來自奄者

伐奄在後誅奄卽來也命教令也下文云予惟時命

有申卽申此命也多方云我惟大降爾命我惟大降

爾四國民命皆謂下命令於爾民也傳以降民命爲

賊其死罪義牽強矣移爾遐逝傳主遷洛言洛旣不

可謂之遐逝

吳氏澄曰洛非甚遠而曰遐逝者以殷民安土之情則爲遐逝也案此亦曲說

且於我宗曲說趙氏佑曰左傳分魯公以殷民六族

分康叔以殷民七族當時殷遺大勢積重故分析以

間之蓋不止洛邑一處其遷洛者畢命所謂密邇王

室而分於魯衛親藩者則此經所謂比事臣我宗多

遜也案趙言近是既於遐逝之義可通又魯衛恰是

宗邦與上下文亦皆脗合

又攷逸周書作維解曰三叔反殷東徐奄及熊盈以

略二年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囚蔡

叔於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殷獻民遷於

九畢乃遷於西如漢世遷蒙傑實關中之類畢即畢

原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咸甯二縣西南此與遷六

族於魯七族於衛是一時事據此則移兩遐逝或指

遷九畢言亦未可知然以我宗推之則就遷魯遷衛

是為今復即其義而申之遐逝者遠散之謂相率而

從曰比春秋傳所謂將其醜類也比事臣我宗者言

相率而從職事臣服我宗邦也多遜謂多遜順少遠

做者周公呼多士言我昔者伐武庚來白奄時我曾

大下命令于女四國民我乃明行天罰移爾殷之大

族使之遠散相率而從職事于我宗邦魯衛其時遷
者皆多遜順而無違倣意謂爾等今日亦當遜順而
無違心如下節所告是也傳執移爾遐逃之文以爲
遷般在營洛先不知此乃遷魯遷衛非遷洛也且此
誥日子惟時其遷居西爾其者始遷之詞又曰今朕
作大邑于茲洛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言作洛爲爾
多士則先作洛後遷民可知又曰今爾惟時宅爾邑
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夫曰惟時曰後此之興皆由今
日之遷始則此爲初遷又明矣况遷民果在誅武庚
時則今作誥屢言遷贅文也且既遷居數年矣而猶

一誥再誥三誥若惟恐其不安于遷也有是理乎以此知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信不誨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

經中王曰皆史臣所加此雖更端之詞實緊承上文而言也上文所謂降命類不過勸其洗心向化故此復告殷多士言今予不忍爾殺予惟舉前日之命四國者重申言之而已今我之作大邑于洛也一則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一則以爾多士服事奔走之故

我之所以爲爾多士者意亦至矣臣我多遜宜割屬

下節讀

臣我多遜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

傳以臣我多遜緊屬攸服奔走之下義亦可通然玩
孔傳云汝多爲順事乃庶幾有土云云似以爾乃二
句承上多遜爲說反復推之孔義爲是此多遜卽從
上文多遜生出言汝等能中心臣服于我多遜順之
事無違傲之心爾乃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不然
則爾土不可有幹止不可甯也于勸之之中寓惕之
之意下文又以克敬教之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畜不有爾土子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來氏宗道曰有幹者身無外患之擾而事得以成也有年者身無刑罰之加而壽得以永也

王曰又曰時子乃或言爾攸居

王曰又曰說者不同孔氏穎達謂史官錄王之言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蘇氏軾謂非一日之言故以又曰別之錢氏時謂王曰乃史氏所書以明更端又曰二字是當時啟諭之語說均牽強惟陳氏鵬飛以爲

王曰之下常有支其簡脫去證以多方王曰又曰自

明傳用其言是也

吳氏草廬取多方王曰嗚呼猷至凡民惟曰不享縣入此節之前剛

去王曰二字以又曰承凡民惟曰作民又自言未免

武斷姜氏非錫又以多方今我揚敢多詰我惟大辟
爾四國民命二句又曰之下王氏炎以爲仍有脫文
移此皆不可從

段氏玉裁謂庶石經或言之閒多一誨字則經文殘

缺與否誠不可知今姑就文釋之或讀曰有見盤庚

精總詰多士言我不言則已時我乃有言皆以爾所

居爲念也傳于或下加有字不知或有古通用也

附錄諸家論說

張氏九成曰商民之不服在白起處之坑四十萬可

也在項羽處之坑二十萬可也周公肯爲此乎在晉武帝處之使在邊鄙卒有元海之難在符堅處之用爲腹心卒有慕容垂之亂周公肯爲此乎嗚呼旣不可用之又不可以計處之遷之洛邑使日見周之仁政日聞周之仁聲日親周之仁人君子優游涵養以變易其不服之心觀周公處商民一事其巧思深智非後人所可及也

林氏之奇曰當武庚之叛殷人妄意以爲殷可以復興周可以遂滅也宋襄公有伯諸侯之志大司馬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周旣衰微其宏欲

遷都以延其祚晉女叔寬曰莫宏違天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夫天之所棄固不可興其所壞固不可支然自非深知天命者不能知之也當武庚之倏起而卽敗則商不可復興也明矣周公慮殷之餘民知淺識短竊不自量而有復興之志傲倖萬一天下有變以逞其忿怒之心故于其遷也諄諄告戒之如此

又曰漢之初以婁敬之言遷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以實關中其後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兼井之家于諸陵是亦遷殷頑民之遺意然周公之遷殷民蓋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

訓故雖商之餘民染于惡化不能自反而成王康王
建皇極于上周公君陳畢公敷大德于下歷百年然
後斯民丕變于忠厚漢之遷豪傑徒爲強本弱支之
術而已非有化之道也故關中以五方雜錯風俗
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
俠通姦其與周之風俗固萬萬不侔矣不獨此也周
公之遷之也則以優游寬大之言雍容而漸漬之使
之感而歸善漢則不然惟命之遷則遷未嘗有誥諭
之辭秦少游學士曰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
言若漢者所謂不及言者也

董氏鼎曰多士一書中言興喪則由于天言天命則繫于德言德則本于敬終之以爾土爾邑有恆產者有恆心而非誘之以利也

張氏英曰革命之際難言之矣武庚祿父之叛類必舉君臣大義以爲言故周公之告多士屢舉成湯爲詞其言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又曰淮爾知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嗚呼吾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其亦深懼於此哉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免於此況後世之僭竊人國闇干天命者

書傳補商卷之十三

桐城戴鈞衡述

君奭

君奭一篇自序有召公不說之文後儒多據以爲周
召相猜之證史記且謂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
之作君奭夫踐阼之誣蒙旣詳論之矣卽謂實有其
事孔子編書次君奭于洛誥多士無逸之後則是篇
之作必在周公已歸政時安得有當國踐阼之疑且
果如是則篇中必有解免之意今玩全文毫無影響
是馬遷之說旣與經背亦與序乖不足信也

遠周書
作洛誥

武王崩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股肱徐奄及熊盈以
略周公召公內攝父兄外撫諸侯此周召同心相成
王之確證何得
如史記所云 馬氏融鄭氏康成王氏肅竊知選說

之非遂謂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臣職故召公不
說以爲周公苟貪寵孔傳蓋亦略有此義夫周召何
人其心跡豈不能相知當是時天下又何時周公豈
可去者而謂召公不說其復列臣職以爲貪寵有是
理乎孔氏穎達又謂召公非不知周公之當留第以
畱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導周公之言以解
世人之惑此又以後世委曲之衷上測古大臣賢者
尤蒙所不敢信也所以然者皆由誤會序中不悅之

一言耳錢氏時曰序文本自明白人未深察觀書中
反覆勸勉無非挽留召公以二人共相之意蓋當時
召公惟欲周公獨任輔相之責而已告老歸休其不
悅非有他也急于求退而不樂于復爲相故也

吾友邵懿

辰曰以孔子不悅于魯衛證之極明周召師保有年矣推原其不悅之
由故序述及此非今日始爲師保也程子曰師保之
任古人難之召公不悅者不敢安于保也姚氏說曰
古者七十人臣致仕逮其年而弗去殆無辨于貪寵
位而嗜利祿者當是時召公之年固及可以去之年
也然老而致仕者士大夫之常節也社稷之臣身繫

天下之重不可引常節以自隘也召公豈不達斯義哉意謂國有周公治天下安國家翊成王周公當之而吾以當去之年復尸此位殆有謬于義者是以悵然不悅于居職也是三說者可謂善讀書序者矣傅本程子朱子林氏之奇呂氏祖謙諸家之說斷爲召公欲避權位退老厥邑而周公留之之辭精確不磨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惜其于小序之文未詳辨耳他若王氏安石謂成王非有過人之聰明出于文武之後人習至治之時爲難繼故召公于其親政之始有不悅蘇氏輟謂召公不悅其歸政是皆知

史記馬鄭王氏之說未安又求小序之義不得強爲之辭而卒無當于經義者也

周公若曰君爽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丕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錢氏時曰召公所以急于求去者正謂天命在周事已大定有周公在我不必畱故周公首言天命之不可必以告之呂氏祖謙曰多士告殷民曰弗弔則憫勞之詞今周家大臣自相與語亦首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爲心不幸而遇喪亂又不幸而任此責豈其

所樂哉人之于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強謂厥基永孚于休恃而不自修者也意天之必福己也謂其終出于不祥懼而不自強者也意天之必禍己也周公謂吾之于天豈敢計禍福惟盡在我之誠以順天而已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濫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遐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君已曰時我公述君爽責重于己之言也下文誕無我責收可證我亦云者見非爽之責重我亦如是也

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作一句越及也念天威及我

民與篇末閔天越民相應下文克恭上下卽承天與

民言之罔尤違句惟人在句漢書王莽傳引我嗣事
子孫云云不聯引惟人

在則漢人于在字讀句絕可知毛氏奇言天民之無

訟亦氏聲孫氏星衍皆讀惟人在句

尤怨違背惟恃有老成人在也傳以罔尤違屬越我

民爲句三字似贅文以惟人二字另句則不得不增

文衍說矣我周也指受命者後嗣子孫指成王也卿

大夫采邑曰家周禮夏官序官家司馬注家卿大夫
采地大戴記文王官人使是治國家

而長百姓
注家采邑在家者退處私邑之謂周公歎息言君當

曰國家之事是我之任微君言我亦不敢安于上天

之命弗永遠念天威及我民也夫天民所以無尤怨
違背惟恃老成人在若我受命者之後嗣子孫大不
能敬于上天下民絕失前人光美而老成人退處在
家可謂不知乎言召公不可退退亦不能怙然于心
也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經常也

釋詁文

歷久也

孫氏星衍曰爾雅艾歷也歷亦爲艾詩傳艾久也

恭明

猶義典所云欽明也言此以起下文

在今子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
曰天不可信我道惟蓋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我道傳訓在我之道自可通其實道本作迪釋文云
馬本作我迪迪語助也庸易也庸釋者輕易舍棄之
意多方庸釋有夏庸釋有殷同承上言天命之墜必
由于弗克嗣前人德則今子小子所以相君者亦惟
以前人之光美施之惟于武王之德延之則天亦不
輕舍于文王所受之命矣又曰者周公言我又嘗思
念也

公曰君爽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
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
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

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
天多歷年所

此周公歷舉商家賴有賢臣以喻周之不可無召公
也格皇天格上帝乂王家不過當時立言參差如是
非必定有聖賢淺深之別傳引呂說似拘率惟語詞
茲此也指六臣禮陟配天傳謂殷先王終以德配天
于禮陟二字之義未明此外有以陟爲登遐禮陟爲
得正而斃謂有殷之君以禮終而配天者林氏之奇
也有謂天子祀以祖配天殷自湯以諸侯升而用天
子之禮者呂氏祖謙也有謂卽言上文五王配祀于

天而其臣配食于廟者蘇氏軾也以今推之蘇承上

文爲近禮讀日記詩楚茨箋以祭禮畢釋文禮本作

記漢書郊祀志登禮瀟之天柱山卽登祀也史言惟
記述世家田不禮呂氏春秋作禮禮亦祀也

此六臣皆有陳列之功輔安有殷故殷之享祀升五
王以配天而多歷年所也五王以功德廟祀配天而
子孫被其遺澤享國且及六百年之久賢臣輔佐之
力何如哉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
侯甸矧威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
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推言商六臣之功也純佑李氏光地曰猶良佐也
命天命之也天惟純佑命猶云天惟命純佑倒文也
傳言天佑命有商純一不雜非也則商實百姓王人
作一句讀傳讀則商實句訓國有人爲實強詞衍說
實有也詩小星寔命不同釋文引韓詩作實注云有也百姓王人江氏聲曰

百姓異姓之臣王人王之族人同姓之臣也屏讀曰

井周禮春官序官疏引國語屏攝之位服注屏猶井也山海經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屏蓬注屏蓬卽井

封矧詞也見康茲此也指上六臣言稱舉也左氏宣

傳禹稱善人不善人遠花稱舉也又古通艾相也釋詁言天惟命此

良佐故商所有異姓同姓之臣莫不秉持其德明恤

政事下而小臣并遠而侯甸亦皆奔走臣服所以然者惟此六臣惟德是舉用相其君故天子有征伐會同之事于四方如卜筮無不是信也六臣之有功于商者又如此

公曰君爽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女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格二字不可解孔氏謂天壽平至之君以平格屬君言與下文保乂不合傳取呂氏訓坦然無私之謂平通徹三極之謂格義雖精而傳會林氏之奇曰平格指上六臣也言其平治天下以格于天上惟言伊

尹伊陟臣扈格天此言平格蓋舉此三人後三人亦

在其中矣有殷嗣天滅威傳謂殷紂嗣天位驟罹滅

亡之威增文衍說竊謂嗣新君也左氏昭七年傳今又不禮于衛之嗣

注嗣新君也依孔讀有殷嗣句威惡也論衡譴告威天滅

威天滅其惡也永念長思也亂讀曰率詞之用也見

材明成也爾雅釋詁文告君爽言此六臣者皆以太平格

天天特使之壽考伊尹事湯自爲諸侯時以至有天

區篇作于湯伐夏時至太戊時其人猶存甘盤武丁

所稱舊學者也則必爲小乙舊臣二人之壽又可知

伊陟威賢雖不可考要以保乂有殷天之于殷厚矣

及其嗣君紂無道天乃遽滅其惡何天命之不固哉

今汝能長思天意則庶幾有固命其用以成我新造之邦矣而可輕言去邪解此節者須歸重二天字乃于木節文義可通于上下節義緒亦合篇內言天與上帝者凡二十見此則卽殷之興亡以驗天之不可恃而告召公宜念此義也于上數節爲結束于下數節爲啟緒諸家舊解未有得其真者

公曰君爽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

乃惟時昭文王迪見旨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此言武王之得天下由文王能用賢臣以格天也禮
緇衣引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注古
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
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
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案鄭訓割爲
蓋者爾雅釋言云蓋割裂也蓋割同訓古通用二字通用
阮氏學經禮記作周者古割害一字害與周篆體相
堂集最詳似田觀與申勸亦以形誤其作厥亂勸者傳木異也
當以割申勸爲正從鄭讀割爲蓋傳云降割于殷讀

割字句由不知刺蓋之通用也申勸者夏氏僎曰天
初勸文王又勸武王故曰申勸如詩序言故天復命
武王也又曰周公又常思念也乃惟時猶言于是昭
明也見彰顯也

漢書禮樂志畏敬之意釋見注見謂
彰顯也又萬石君傳神物并見注亦

同 冒上進也冒聞連讀

詳康
詒

乃惟時昭文王句迪見

句冒聞于上帝句周公告君爽言在昔上帝蓋申勸
我武王之德使之集大命于其躬矣而武王所以能
集大命由于文王之修和而文王之所以能修和亦
惟其時有若號叔閔天泰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爲
之輔佐我又常念曰若此五臣者不能往來奔走于

文王之朝導迪常教則文王亦無德及于國人矣

氏林

之奇曰德雖本于文王而其博施于民則五臣之力也

惟有此良佐秉持其德

用知天威乃于是昭明文王用使彰顯言聞于天于是受有殷之王命哉無五臣往來則茂德降國惟純佑秉德乃昭顯上聞反復推言以見賢臣之不可少也夫以文王之聖尚非五臣無以成其受命況成王不逮文王又以幼沖在位其可無召公哉周公之意蓋如此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管丕單稱德

此又言武王亦賴賢臣也有祿林氏之奇曰死者稱
不祿四人猶及武王之世故曰尙迪有祿傳以爲武
王得有天祿義非不通而林于上下語氣爲合四人
傳以爲虢叔先死者木孔氏之說王氏鳴盛曰周本
紀武王克商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劔衛武王又命
南宮括散財發粟命閎夭封比下墓又逸周書克殷
解言武王克商太顛等事與史記略同又墨子尙賢
下篇云武王有閎夭太顛南宮括散宜生然則四人
皆在獨少一虢叔馬說武王亂臣十人有太顛閎夭
散宜生南宮括亦無虢叔孔叢子記義篇云虢叔閎

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
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凡此皆孔傳之證也咸劉傳
訓皆殺王氏引之曰咸者滅絕之名說文俄絕也讀
若咸聲同而義亦相通咸劉皆滅也猶言邊劉度劉
也逸周書世俘篇及漢書律厯志引武成篇并云咸
劉商王紂解者訓咸爲皆失其義也不語詞言武王
時惟此四人尙用有祿此四人者後及武王大奉天
威絕滅商紂惟此四人能昭武王覆冒天下故天下
盡稱其德也天下所以盡稱武王之德者由四人之
故也武王之得天下賴賢臣者又如此

今在子小子旦若游大川子往暨汝爽其濟小子同未
在位誕無我賫收罔勛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
謂矧曰其有能格

上文歷舉商家六臣及文武之五人四人皆爲畱召
公張本至此始暢明其指言愈切而情愈殷也今在
與上文兩在昔緊相呼應小子同未在位舊說以小
子目成王夫成王爲周召之君安得立言如是且武
王崩成王卽已在位今如此解似是周公復政成王
始踐位矣漢儒所以有攝王踐阼之言者未必非此
一語誤之薛氏季宣吳氏澄姚氏鼐以小子爲周公

自稱精確不磨篇中三言小子皆周公自指不應此
獨指言成王第薛云當如未嘗有我周公以天下自
任不應作此置身事外之言吳以居東爲說謂當同
于昔日我未在位之時亦猶傳會姚云予小子同心
今未有在位者增同心成義更迂竊謂未乃末之譌
讀同武王末受命之末鄭注未猶老也漢書外戚傳
念雖未有皇子注未晚暮也蓋未暮一聲之轉未卽
暮也誕無我責收宜讀爲句朱氏彬曰呂氏春秋論
人篇不可收也高誘注收守也誕無我責收言無我
責守也罔助不及言不勉我之不逮也者造德老成

德也謂召公降和同也

左氏哀二十六年傳六卿三族降聽政也注降和同也

我字屬不降讀

三國志管寧傳注引鄭氏康成此經注曰耆老也造成也老成德之人不

降志與我并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况乃日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案鄭亦讀我上屬爲句但

未得降字之義有讀曰又見大言在今子小子旦若涉大川

子往暨汝爽其共濟渡君勿以年老求退也小子同

以暮年在位無我一人責守而不勉我所不逮也汝

老成德若不和同于我則不能致太平而來鳳凰之

鳴矣况日其又能感格于天平傳義多失之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肆今也傳訓大非告君乃猷裕傳謂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陟墜求去其引呂氏之說至矣盡矣然而推伸文義不免于曲且于下文不貫竊謂告君乃猷裕我句裕猶垂裕後昆之裕我卽上文我受命之我謂我周也乃猷裕我與康誥乃由裕民句同以猶使也見康誥裕後乃以民甯後人指成王卽後王也古多以人爲王詩江漢文人王林氏之奇曰下言前人爲武王則此後人爲成王必矣王大誥甯人甯王也周公歎言商周之興皆賴賢臣君今其監于茲不可去也我先王受命固有無窮休美亦艱難甚矣今告君汝宜謀所以裕我國家者不可使後王迷誤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助偶王
在夏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敷乃心之乃猶其也

見塾庚

作汝民極作民極也汝民

猶云我民爾小民也偶讀曰耦侑也

廣雅文又曲禮偶坐不辭釋文

偶副貳也副貳卽侑助養

乘守也

漢書高帝紀與關中卒乘邊孔塞集注引李奇曰乘守也

氏讀汝明助偶王句在夏乘茲大命句今案宜從之

言汝明勉侑王在信守此大命也傳讀在夏二字句

蓋由不解乘有守訓故割之耳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爽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肆念我天威子不允惟若茲恪

趙氏佑日子不允惟若茲詰金氏屬上爲節當從之
允不允對言子所誠信之人惟汝保爽能敬助子耳
若非所誠信而徒爲此不憚煩乎案趙讀勝傳當從
之其汝克敬以子監于殷喪大否十二字句以與也

見盛庚
以民遷

否讀否卦之否阨也肆長也

詩崧高其風肆
好毛傳肆長也

我者猶上文我受命之我陳氏棟曰大臣與國同體
天命天威皆以我負荷之不敢以不切已視之也周
公呼君言我告汝我所誠信不疑者惟汝保爽今之
時其惟汝克敬與子監于殷之喪亡大阨而長念我
國家之天威也子苟非誠信于汝乃若此詰語不休

乎反覆抑揚周公之雷召公者意念親切而深遠矣
子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
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不
時

子惟曰襄讀句絕惟思也言曰人之言也在時二人

天休滋至言天休滋至在是二人倒文也明我俊民

在讓句

孔傳亦讀六字爲句但解讓爲禮讓非

後人于不時句在察也

讓推賢也

國語晉語文又堯典允恭克讓鄭注推賢向善曰讓

非辭讓之謂後

人成王也

見于爰爾雅爰越于

不奉也

漢書郊祀志不天之大夫

注不時是也言我常思曰襄贊國家我二人之責也

汝其有合志哉人之言曰天休滋至在是二人自我
觀之惟是二人猶弗敢勝當其惟汝克自敬德明揚
我國家之賢人察而推舉之則後王爰奉是而有所
法矣僅我二人尙不足以迎天休而謂可去其一邪
傳解在讓後人于丕時言他日在推遜後人于大盛
之時增字曲說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
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篤棐二字略頓爲句上言舉賢佐治此復歎言篤于
輔君者是我二人雖舉賢猶不可以自釋其責也哉

我國家也成同也

詩閔宮克厥厥功鄭箋

成終也

國語周語成德之終也

俾從也

爾雅文王氏引之曰俾之言比也古字通大雅克順克比樂記引作俾小雅俾滂沱矣論

衛明秀篇引作比

言我國家用克至于今日休美矣我更欲

與汝同終文王之功于不忘庶以大覆言乎海隅出

日之地而罔不率從也丕冒海隅出日作一句讀姚

氏飛曰作君爽時四方大定獨商奄居東尚有未從

化者多方所以作也丕冒海隅出日義在于此非第

言周居西土海隅出日相去較遠而已

公曰子不惠若茲多話子惟用閔于天越民

子不惠者言子不順汝欲去之意也傳謂順理猶泛

予惟用閔于天越民與篇首念天威越我民相應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
茲往敬用治

林氏之句曰凡民之情一時之從化易終身之從化
難善于其始未必保其終也周公畱召公欲爲圖終
之計耳

附錄諸家論說

林氏之句曰無逸君奭皆周公所作方其爲成王言
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君之憂勤及其爲召公言
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臣之輔相言各有所當也

又曰唐高宗用長孫無忌褚遂良則治用許敬宗李義府則亂明皇用姚宋則治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德宗用崔佑甫則治用盧杞則亂憲宗用杜黃裳裴度則治用皇甫鎛程異則亂此數君者中材之主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故一人之身而治亂前後相反使成王之初雖能致至治以繼文武之業苟不克終則亦何足道哉故周公之畱召公也惟欲謹終如始而已

錢氏時曰篇首言念天威我民篇末復言閔天越民周公分明以天命之絕續生民之休戚懸于召公之

去留周公聖人也輔相之事豈不能身任其責而所以倚賴同列者如此然則後世專權獨運排塞賢路以濟天下于亂者可以監矣

呂氏祖謙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蓋亦同此心也已而成王留周公周公幡然改矣召公猶守欲退之心也周公遂力留之及其既喻非留于一時終相成王且相康王身任托孤寄命之責而不辭惟不苟于隨所以篤于信也

又曰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願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一旦政柄有歸浩

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發未可去也

董氏鼎曰一書之中首言憂國之心非人所知次言天民可畏惟人是賴又次言殷先王與我文武得人之助然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四人今又惟我二人而已君若求去豈我一人所能哉憂之深是以畱之切畱之切是以言之詳召公同功一體之人均有忠君愛國之心者也安得不油然而感幡然而畱哉郝氏敬曰竊觀周公之志而知聖人天行之健不息之誠以天地民物爲心未嘗遲遲于衰髦之年也吾

當爲之事與夫不可辭之責一息不容稍懈吾夫子
思夢見周公孟子謂厲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讀君
爽始信其然矣

姚氏飛曰周公聖相也成王蓋嘗疑之當金縢之變
成王雖因風雷之異而悔迎周公然亦必召公平日
有以啟導成王解釋周公忠蓋之言豫動之力也
周召或外治事或內導君是以成成周之治苟召公
去則君德何必不復衰而天下何必不復亂乎易曰
勿憂宜日中能持日中者大聖人之道也周公于百
職事無足引者獨引召公召公既留于德益廣而天

下益治使不聞周公之言雖功成名遂身退亦賢者
事乎然而道則小矣